

汪精衛死事之謎

(本文插圖刊第6、31—38頁)

王覺源

似已把他完全遺忘

我國對日抗戰時代，在南京僑稱國民政府僑主席的汪精衛，當其佐輔國父孫中山先生開府廣州時，有人譽之為二十世紀的奇才。真的，他的文章、言論、風采，無一不備標準。儀表，惟牙齒稍有一些缺點；風姿，有張子房「貌似婦人女子」的模樣；行動，則有如希特勒的變態神經質，多感、善變、少理性，富個強性、反抗性、冒險性、投機性和領袖慾。居常有王莽謙恭下士之風度。接待訪客，能很自然的替客人擦火柴燃香菸。他是文人而兼詩人詞人，下筆為文，發揮淋漓；登臺演講，口若懸河。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，與保皇黨開筆戰，已傳盛名。再上溯其名，自其民前三年，行刺清攝政王載灃，事敗下獄，發出一慷慨歌燕市，從容作楚囚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負少年頭」的一股凌雲壯氣，更具先聲奪人之勢。邇後，無論他神經兮兮的時左時右，或走正路，或偏邪道，總算出足了三十多年的風頭。

當他作「楚囚」的時候，正是一個天真純潔，富有民族意識、強堅鬥志的青年。不僅革命黨人深予期許；漢族人士，多認他是一條血性漢子；即當時被革命的滿清皇朝上下，亦多對他表示同情。如清肅親王善著，親赴天牢探視他、安慰他；留日出身的所謂四大金剛中的章宗祥、曹汝霖、汪榮寶等，為他奔走脫罪；牢頭禁卒，為之走脚報信。這在滿清專制時代，都是可以殺頭滅族的事，而他們則皆不怕而有所避忌。汪精衛一生的美譽，這正是他的黃金時代。民國成立以後，袁世凱為結好國民黨計，特將汪氏從天牢中赦出。名聲亦開始漸漸下洩。據傳：國父孫先生，後來之取銷南京臨時政府，讓出大總統寶座給袁項城，即是汪氏報袁之恩，滲透說服國父之果。國民黨人士之不重視汪氏，即由此始。自後，汪氏大肆活躍於政治舞臺，官也上了層樓，到了極品；但由於其政治路線之時左、時右、時而中立的搖擺靡常，因而國人對他的觀感與評價，也就一落千丈。自抗日戰爭發生，他登上傀儡舞臺作漢奸以後，無論其為留芳（他自認）或遺臭，國人或不欲自暴家醜，除痛心疾首之外，對他便有不肯談、不屑談的隱衷。從他死後到現在，還不過四十餘年，國人似已把他完全遺忘了。在口頭上或文字上，都已把他除了名。現值抗戰建國五十周年紀念日，作者痛心的舊事重提，不是替他算陳帳，論斤兩，而祇限於他雲霧般的「死事之謎」。藉供讀者閒話的資料。

逃脫國法幸運先死

中國對日抗戰八年之中，南北各地的殘餘軍閥、野心政客，乘機興起，在日本軍閥操縱、指使、卵翼、養之下，認賊作父，沐猴而冠，紛紛成立偽組織者，先後有蘇錫文、傅筱菴的偽大道市政府與上海市政府；王克敏、王揖唐、齊燮元的華北臨時政府；梁鴻志、陳羣、溫宗堯的南京維新政府；以及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等的南京偽國民政府。

汪精衛、陳公博、周佛海等的南京偽國民政府，成立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三十日。當時汪精衛意氣洋洋，風流倜儻，不下於孫仲謀、周公瑾。其隨從城狐社鼠，羣魔亂舞，陳公博或是陸遜、呂蒙一流，周佛海書生之見，或可比作張昭；但他偏要學魯子敬，便無怪其要自誤誤人；褚民誼扮演喬玄；陳璧君則好像吳國太。此皆熟讀三國演義者之所言，我亦姑妄言之。金陵龍蟠虎踞之地，東晉六朝之都。這時不特成了汪偽號的新京，也作了日本中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的行轅，侵略中國發號司令的大本營。

多行不義必自斃。為時不過五年，三十四年八月，廣島、長崎吃了兩顆原子彈之後，日皇知道大勢已去，不得已乃於八月十四日下詔向盟國投降。樹倒猢猻散，皮剝毛亦無可附，中國所有漢奸的偽組織，便一齊垮臺，羣魔衆怪，以及

無名之輩，大都東奔西竄，逃命要緊。大奸巨慝如陳公博、周佛海、殷汝耕、王揖唐、陳羣、繆斌等等，自然難逃國法的審判。結果不是自殺便是病死獄中，或槍決服刑。甚若二次世界大戰的罪魁禍首，也難逃過天誅，如德國的希特勒、舉槍自殺；義大利的墨索里尼，民衆公審處死；日本的近衛文麿，吞毒自盡；東條英機，由盟軍處刑。亦皆說明了公理昭彰，難逃法網。惟有汪精衛，算是最幸運的了。由小病變成大病，大病變成沒命，先一年逝世於東京醫院（算是正常死所）。既不親見其傀儡劇落幕的慘景而要爲之傷心痛苦，也不但逃脫了國法的審判詆毀，且得安然（以後墳被義士破壞，並未安然）歸骨於國土。就他個人而言，算是死得其時，死得其所。

死與希魔同屬於謎

汪精衛終在抗戰勝利的前年，死在日本東京帝國醫院。時已傳播中外。他究竟是怎樣死的？實不能令人無疑。如外國人對希特勒這惡魔之死，就鬧過很多奇奇怪怪的傳說。我上面已經說過，汪精衛的行動，也有希特勒的神經變態。而令他人「死事之謎」，亦與希魔之死，有同樣的許多怪誕傳說。即是一些神經過敏者，亦認汪精衛之死，必非如當時所傳播的那樣單純。散播出許多可疑的猜測。現在且先說說希魔之死：根據當年國際新聞報導：德國納粹領袖希特勒的末路，是發生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。當希特勒獲悉同盟國在歐洲戰場擊垮了德軍以後，知大勢已去，回天乏術。乃在其地下指揮部的辦公室內，坐

在他妻子愛娃的身旁，把自動手槍，插到自己嘴裏，扳動鎗機自殺的。愛娃則是咬碎一粒氰化劑丸而死的。他倆的屍體，當由其部屬，擡到總理府花園中，澆了汽油燒化後，於是日午夜，屍體殘骸也收埋了。時蘇軍的大砲，則猛轟德國總理府一帶地區，使他們的殘骸，也完全化爲粉塵了。德國崩潰約三星期之後，蘇聯特務頭子們，在柏林說：希特勒縱使真的死了，也不像新聞報導所相信的，在他的地下辦公室裏吞鎗自殺，屍體後來在附近火化的那樣（報導大意如此）。

由於蘇聯特務人員的一句無關輕重的閒話，於是大家對希魔之死的情景、方式，和他未死、猶在人間的種種流言，便是這樣導發出來的。過去四十多年來，傳說真是不一而足：一、有人傳述，他和情婦伊娃，是同服氰化物毒死的；二、有人說希魔是被人燒死的；三、有說他是舉鎗自殺的；四、有人說他在柏林巷戰時，縱火自焚的；五、有說他與情婦在套房內，自己先服毒，再鎗殺情婦同死的。以上諸說，都是大同小異。六、有人說，一九四五年，盟軍突破德軍柏林最後防線後，他乘潛艇逃離了德國；七、有人說一九六八年，他和愛娃還在哥倫比亞露過面。根據這種種傳說，希特勒是死是活？也成了一個謎。直到最近，臺灣中央日報，猶刊載一段消息說：一名阿根廷商人郭瑞西克，對外宣稱：「希特勒並未在二次大戰結束時，死於柏林地下室碉堡。而是在一個月前，死於阿根廷。」（見七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）。總之，世事無奇不有，也變幻莫測。關於希特勒的死事，與其相信空

隙來風的傳說，便不如待有確鑿證據之後，再說吧！同樣的，國人之神經過敏者，亦覺汪精衛之死，有些離奇古怪，也就產生了若干揣度的傳說。

重拾兩段過去紀錄

在沒有說到國人對汪精衛之死，諸多揣測傳說以前，先要重拾二年前拙作「陳璧君的末路」（見本刊二二期）舊文中的兩段，以明我過去對汪氏去世所知的一點概略：

1. 汪有自知、陳漸醒覺：汪精衛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死的。他在民國三十三年去參加日本舉行所謂的「大東亞各國會議」時，適其背脊原被刺時未曾取出之子彈，疼痛難忍。這子彈是二十四年秋他在南京中央黨部開會拍照時，被刺客孫鳳鳴狙擊，射了三槍，刺客雖被張學良制服，而汪背脊之子彈終未取出。現時舊創復發，乃返南京就醫，經過手術一月之後，痛反加劇。三十三年，因復赴日本治療，僑府則由僑立法院長陳公博代主席。通常醫院一般重病者總是躺在床上的；但汪則躺不下來，日夜正襟危坐於特製的椅子上。由頸項至腰腹部，且都用石膏綁縛，終日不能轉動，動則痛苦難當。加以他原有糖尿病，由於子彈作祟，打針服藥，亦不見效。汪自知病將不起，乃預留遺囑，安排後事。他此時似已完全清白，覺今是而昨非，對其前途，亦料到必無善果，故其遺囑四點：一、不鋪張。二、不國葬。三、墓碑只寫汪○○墓。四、時局稍定，歸葬廣州廖仲愷墓旁。

越半年餘，民國三十三年秋，汪精衛死於日本東京醫院，屍體用專機運回南京大殮。時僑府

顯要多主修改汪的遺囑，按國民政府元首崩逝禮儀舉行國葬。獨陳璧君堅持不可。「應遵照其遺囑，不能改變」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汪似已有「自知之明」，且已預見到前途。而陳璧君此時亦醒覺過來了，覺得非分之舉，反足以自取其辱。結果並未完全依照汪之遺囑，將汪下葬於南京梅花山孫（中山）陵附近，譚故行政院長延

圖墓之間，而未安葬於廣州廖墓之旁。不過事頗稀奇，抗戰勝利後，忽被發覺汪墓不知何時被炸掘開，屍骨亦不明去向。時陳璧君已被捕下獄，子女風流雲散，汪家班亦樹倒猢猻散，也無人出面追究查問了。汪死而有知，當深悔不以「楚囚」死，空負「少年」時頭顱矣。

2. 三次歷險，終於遺臭：汪精衛病死日本，世人始將信將疑。外傳為體內遺彈舊創復發所致。果爾，照常理而言，亦不至喪命。據日本醫生說，汪所患的實為「粉骨病」。過去舉世罹患此症者，不過三人。病症如何？外行自不得知。惟汪以一個昂藏七尺之軀的美丈夫，病中身體逐漸縮小，判若兩人，有人即疑是被日人謀害，像吳佩孚之死於日醫不明不白的牙痛病一樣；有人則謂，事實上日人似無此必要。開始走霉運的人，自然也不會有人仗義執言去追究它，和其屍體被盜後的情形是一樣。也有人說：「汪臨終之際大呼『東條誤我』……。」不過汪在病重時，東條的確曾赴醫院探過病，知已無救。究竟是東條誤了汪，還是汪誤了東條？這筆帳現在也無法算

清了。

根據上述兩段文字的記載，與國人許多傳說，綜合觀之，汪精衛去世的情形，除了舊創復發、遺囑、粉骨病、日人謀害、謀害原因等，幾點可疑之謎以外，其他還稱情理正常。茲僅就幾點可疑之謎，分別言之。

遺彈舊創復發致死

汪精衛之死，據日方宣佈，表面的主要原因，是肋骨間的遺彈，起了化學作用。根據日醫診斷，非動手術難治。但經過手術開刀之後，實際發生的結果，便成了半身不遂，癱瘓於牀，醫治數月，突然病重而死。當汪氏於二十四年被刺時，曾由某德醫診治，認為子彈留在肋骨間無礙，不必取除。至三十三年時，遺彈已經過了九年，並無怪異，是否會突生化學作用？三十二年，他赴日本開會時，脊背忽疼痛難忍，是否即為遺彈作祟或另有緣故？如確認為遺彈作祟，是否必須開刀？

手術開刀後發生半身不遂，成了癱瘓，是否早已預料，或料到而未防治？癱瘓期間，病者神智清楚，還預立了遺囑（原文未見，所謂「遺囑四點」，或係口頭之囑），而且又經時半年，何以會突然病重而死？凡此疑點，事後日方除正面的公開露佈者外，亦未見有任何其他的說明，自不怪國人有謎難釋了。因此之故，另一疑問，接着發生了。倘汪精衛在臨終之際，果有遺囑公佈，那上述問題，可能答解一部分或全部。於是汪氏究竟有無遺囑？不免又成了可疑之謎。

遺囑有無與其內容

汪精衛在南京，雖以傀儡備稱偽國民政府的主席；但他自視，絕不認為是僭竊，必妄以一國的元首自居。通常一國元首——即令是偽元首——之死，除了災難急死者外，多數是有遺囑的。汪精衛不但深明遺囑的意義，且曾為中國國民黨總理孫先生記錄過遺囑。同時，他雖在癱瘓之中，神智却很清醒，又自知病將不起，對其個人身後之事，尚且交代了遺囑四點（見「陳璧君的末路」一文），難道他對於親手所創造的偽組織和國家的前途，會毫無動於衷，除一己之私以外，而無一點大事交代嗎？這在情理上，是很說不通的。所以汪精衛生前留下遺囑（不論代錄或口頭），決定是有的。

但其內容如何？大家猜測，合理的猜測：其中必有很大秘密；必有不可以告世人之處；必有不利于日本的指責。關於這些，吾人由汪氏臨終時，大呼「東條誤我」（見前引陳文）之言，便可明白證明。遺囑既有不可告世人與對日本不利之處，日本當然不會允許公佈，甚或早已把它銷燬了。

由於遺囑內容之不能揭露；亦以汪已無剩餘價值可以利用了；於是置汪於死地以滅口的計畫，恐事久生變，便謀之急矣，故汪氏之死，自然就要引起了大家的懷疑。至於汪氏親屬及偽組織中的次號漢奸，縱有悉其內容者，為自保計，亦祇好作三緘其口的金人。否則，可能與汪氏要同歸於盡。

重演謀害玉帥故事

國人對汪精衛之死得奇離古怪，直言之，即是懷疑日本人施了一貫的陰謀手段——謀害。自日本軍閥的鐵蹄，踏進中華國土之後，日本特務人員在土肥原領導之下，對我國人上下所做的傷天害理、喪心病狂的奴役、壓迫、謀害、毒殺的勾當，直是擢髮難數。手段之毒辣，亦無所不用其極。妓僅列舉謀害吳佩孚（玉帥）一例為代表言之。

日本軍閥，在中國進行的傀儡組織，原來搞的是「南唐、北吳」。即在南方想利用唐紹儀（少川），北方想拉攏吳佩孚（子玉）。及唐少川在滬被刺，便向吳玉帥積極展開進攻。無奈吳佩孚大義凜然，拒不受遣。於是又轉方換向，傾力對汪精衛做工作。汪在最初，亦畏縮遲疑不敢進。日人一方仍挾吳以脅汪，迫汪讓步馴服；一方繼續迫吳，吳則始終倔強不肯就範。日人認為如不臨之以威，則吳汪兩人，恐一無所獲。日方殺雞做猴之計決，則玉帥危矣。

二十八年十月，吳玉帥以牙疾，求治於日人伊東醫生。伊東在平行醫，已近三十年，亦素為玉帥所信賴者。治醫數日，尙未動手術，即由牙病轉為敗血症。未久，便一命嗚呼。中國民間相傳有句俗話：「牙痛不是病」，而吳玉帥竟以牙痛喪生。自不免引起國人一種傳說：在吳死之前約二、三月左右，有某女士名Y、C者，原是某局長的下堂妾，曾寄拜玉帥夫人二奶奶為義母。一日由津到了北平，特來拜見義母，並致送很多貴重

禮物。自道其別後生活，且謂其夫在港，事業相當順利。吳二奶奶於歡迎之餘，接來家居。她便大展手腕，博得義父母皆極歡欣，視同親生。她且時為義父燉燕窩、煨參湯，親切得無以復加。約二、三月左右，在吳二爺毒性發作之前數日。忽謂其夫因病來電急召，要求返港一行。在勢不可留情形之下，乃與義父母殷殷揮淚而別。大約當她尚在滬港輪上時，吳即撒手人寰。後來傳聞：Y、C女士，雖功成身退；但經時未久，亦以身罹怪疾，醫藥罔效，追隨吳玉帥而去了。以此例彼，汪精衛之死，十有八九，也是遭到日本特務的毒手。還有一顯明的事實，更可資為佐證。即汪精衛有一個親信侍從周隆庠，老成精細，侍汪已有多年。汪氏赴日就醫，周亦常侍左右不離。當汪氏臨終前數日，日本醫生則假藉口實，不許周在病房侍奉。周縱不放心，亦無可奈何！重重疑雲，唯此更不易破。

以粉骨症惑人視聽

汪精衛之死，最初根據日本醫生云：為「體內遺毒，舊創復發」所致。繼謂：汪氏所患者，實為「粉骨症」。過去舉世罹此症者，不過三人（見前引陳文）。然大家所瞭解的事實：汪病由舊創復發（假定是）而動手術。手術以後，成為半身不遂，癱瘓不能動彈。結果，又成了奇怪的「粉骨症」。實使人如墮五里霧中，更加莫明其所以然。此種病症，在此以前，却從未聽人說過。病情如何？是否與手術、打針、吃藥、綁縛有關？半身不遂、癱瘓不能動，是否為其必然現

象？病中軀體逐漸縮小，是否為其必然結果？當時既有這種舉世罕見的奇症，繼日醫之說以後，何以未見舉世其他醫生有所反應？國人有詢之西醫及中醫者，亦皆說：醫書上找不出這種醫例。由此種種疑問來看，也實難逃出本文上述第五節中所指之推斷。如果不是醫生庸碌，誤診殺人；便是日醫明知固昧，播弄玄虛惑人視聽，以掩其謀害的把戲。使汪氏竟作吳玉帥第二。

「粉骨症」的病象，果是病中軀體逐漸縮小的話，近代文學家易君左先生，曾對作者閒話中，說過一種彷彿相似的心情，即他本人的父親易實甫先生（字順鼎，與樊樊山同為清末民初，國內的大文學家，參見本刊二六期），晚年，初無任何病象，僅身體疲軟乏力多時。繼之臥床數月。經中西醫診治，皆不明其為何病症？不但醫藥罔效，身軀亦逐漸縮小。到其死時，縮小得如同小兒童的軀體。這病情的發展，如即是所謂「粉骨症」，亦實與汪氏由舊創復發病，加上日醫人為病，曲折轉致的粉骨症，全不相屬。因憶述之於此，俾供研究者的參考。

因何謀害必致其死

根據上述種種道路風傳，相當可以肯定汪精衛之死，顯係被日人謀害的成份居多。但汪氏既作了日本傀儡，已被日人牽着鼻子走，日人自可任意來安排驅策。又何必必要加害，非置之死地不可？國人亦有幾種傳說：

1. 日本軍閥，盲目對美英作戰，一鼓作氣，再衰三竭。終致人、財、物力，皆難支應，兵源

中外雜誌

尤為缺乏。日、韓、臺各地，所有壯丁，亦悉索蔽賦，驅之前線作戰，仍難以為繼。因迫令汪偽政府，徵送壯丁五百萬。藉口召開所謂東亞各國會議，誘汪氏赴日，簽立「壯丁供應協定」。汪氏倔強，推拒抗命。這不異是汪氏坐視日軍崩潰於不顧。自為日人所難忍受。便施個先發制人之謀。

2. 汪偽政府，既作了所謂大東亞組織之一。實際祇負有義務，而無所謂權利。南京偽政府成立以後，除在形式上作了日本的伙伴，實際上也沒有盡到什麼義務和責任。不但早被日人目之為「和平的抗日份子」，尤恐變生肘腋，禍來不測。與其為防不勝防而傷神着慮；自己亦覺欺騙伎窮；妄認不如「殺戮教子」之為得計。

3. 汪精衛之投降日本，初本畏縮不敢進。繼經日方面引誘、恩威並施，始得勉強就範。這在日人方面，却是始終不敢放心的。欲移王克敏勢力南來以制汪；但王的資望地位，又不足以號召全局。或云：汪氏的「和平運動」，乃中國抗日的另一面，汪氏與重慶聯繫的秘室，已早被日本偵悉，（有人說：後來周佛海與戴笠將軍之勾搭上線，即緣於此。）騙汪赴日，藉口治病，實已早伏殺機。

4. 汪精衛臨終，大呼「東條誤我」。這「誤我」的內容，外人固諒有知者，但經其一語道破，其中必大有文章，包藏着很多秘密。及大東亞組織，行將瓦解；日本已漸趨末運之際。汪氏既再無利用的價值。此一串絕大秘密，便不能讓之流播人間。汪氏不存，便一切死無對證了。所謂「

東條誤我」，或謂：為太平洋戰爭的決定，係東條利用汪精衛說明天皇發動的。次日，汪偽跟着對英美宣戰。後來汪氏深悔上了大當。不知是否？

設汪未死種種假定

中國對日抗戰，勝利的來臨，實全出乎平常情況之外。來得太快，來得太突然。以致弄得全國上下，一片混亂，一時措手不及。如對日受降接收；全國復員；偽軍安撫與改編；對付中共乘機擴大叛亂；美、蘇干擾與袒共；政府與中共互爭接收；舊軍閥與政客之混水攪亂、縱橫捭闔。總之，國事之千頭萬緒，紛繁複雜，亦莫甚於此時。所以有人說：汪精衛死得恰到好處，死得其時，算是一個幸運兒。因此，有好事者，便提一個相反的假定：設汪精衛此時未死，仍握有偽政府的大權。此時中國局面又如何？當此天下洶洶、激動不安之際。他還會作壁上觀，而不會如中共一樣，趁火打劫，為其偽組織或其個人構造一條出路嗎？這條出路又將怎樣？於是有人又提出種種假定。現在雖早已時移勢遷，這些固然是無聊的假定；但不全是無稽之談。亦不妨姑妄言之，當作遊戲可耳。

第一、有人說：抗戰勝利，漢奸們的末路，顯有幾種形態：1. 如陳公博一樣，坐以待捕，安然入獄、挺身國法，從容就刑。或如梅思平、林柏生、殷汝耕之視死如歸。或如周佛海之死吃白賴，搖尾乞憐。或如殺人不眨眼的丁默村一聞臨刑消息，即魂飛魄散、失去知覺。2. 如陳羣之流，自知難逃國法之誅，安排後事之後，服毒自殺

3. 如王揖唐之輩，不安於獄，裝瘋賣傻，臨刑猶如「大總統開恩！」4. 如陳璧君之流，雖幸免一死，又不接受宋慶齡、何香凝的保釋，終於瘦斃獄中。汪精衛如果被捕下獄，究竟將會採那一形態，以了其殘生？很多人的答覆，為一問號。有人說：汪氏過去既敢冒天下之大不韙、賣國求榮，組織傀儡、笑罵由人笑罵，主席（偽）自我為之。既已廉恥盡沒，當日本宣佈投降時，他能走上第二假定。

第二、日本無條件的向盟國投降。我政府對於深仇大恨的敵人，仍本中國傳統的美德，宣佈「以德報怨」，以換取「化解國際仇恨，求得中日兩國的永久和平！」這種恢宏氣度的作風，不但深荷日人的感恩，亦盛傳譽於國際。此時汪設未死，或也會見風使舵。可能巧辯其本意：原在「救國」，與中央祇是「主和、主戰」意見與方式的不同而已。提出「極低條件」，向政府作「投誠」的試探。中央如感於當前國內外的惡劣環境，尤其是中共在國際支援下的全面叛亂。權衡利害輕重，或可能如寬恕日本一樣，而不追究其既往。網開一面，予以自新之路。後來周佛海死罪之被特赦，即可見之。當時果實現了這一假定——如周佛海所說「重演寧漢合作」故事的話，那今日大陸，可能又是另一局面。因之，有人更認：抗戰勝利，乃新中國建設，千載難逢的機會。正待團結全國力量，眾志成城之時，也絕不會有如無知婦人慈禮之「寧給外人、不給家奴」的卑劣意識。此路真的走不通的話，他又很可能走第三假定。

第三、江南是全國最繁榮的區域，也是南京汪偽政府的近畿。京、滬、杭江南三角洲的駐軍，全是偽陸軍第一方面軍任援道所轄的十幾個師。加上蘇北部隊，不下二十萬人。如再號召集合各地其他偽軍部隊，與所謂義軍和土匪，數量仍是可驚的。汪設未死，又能指揮控制的話，縱不敢說可以左右全局，却確有舉足輕重之勢。對中央爲利不足，爲害則大有餘。日本投降，汪如在此時此地，獨樹一幟，待機而動，也不與中共結合。國軍強迫東進，江南靡爛與有利於中共，固屬必然。而對日接收，亦絕不會如後來之順利、圓滿。汪精衛這時，縱不能霸佔大江南北，即率所部遠竄西南，割據一地以自雄，也並非絕無可能。如當國軍接收武漢之前，湖北僑省主席兼偽綏靖公署主任葉蓬，曾專赴南京，與偽國府主席陳公

博會商，即有勾結全國偽軍，另建局面的企圖。他若陳耀祖、李濟琛、陳春圃都會向陳公博作過類似的建議。無奈陳公博書生之見，而無撥亂反正之志。如易以汪精衛，相信決策必又不同。那時，與中央及中共形成三角鼎峙的局面，角逐中原，自然也是抗戰勝利的悲劇。汪如走上第四假定，那就更不易收拾了。

第四、抗戰勝利之際，中共仍勢孤力薄，又冒險展開全面叛亂的行動。需要外援，急如星火。因而乘機多方劫掠，侵佔地盤，偷襲國軍、收編土匪與義軍、搜刮物資，以充實其叛亂資本。抗戰時，中共能與日軍勾結，襲擊國軍。勝利後，與汪偽勾結合作，在他們的戰略戰術上，也是毫不奇怪的。汪氏雖佔有全國最繁榮富足的江南地盤；復擁有二十餘萬軍隊的雄厚資本；如真要

獨樹一幟，以抗強力的中央，力量自然是不夠。需要外援，與中共正同。在汪、毛互需聲援之時，狼狽爲奸之勢，自可一拍即合。故汪誠無路可走，中共又能給以平等的合理的（自然是暫時性戰略性的）條件。犄角爲奸，互相聲援，互圖發展，夾擊以抗中央。那中國大陸之全陷魔掌，或亦早於民國三十八年了。

總之，汪精衛之死，當年誠是大快人心！亦若日本之吃到原子彈，同樣是令人鼓掌叫好的事。但在汪氏死事的離奇，又是傳說不一。孰虛孰實？殊難究詰；但都不過如星相家之言，殊難置信。尤其沒有什麼星相家，會替死人看相算命的。一些爲汪氏「未死」所作的種種假定，人云亦云，毫無事象可尋，更不異是替死人看相算命。信不信由你。

聖文 俞鴻鈞傳 隆重出版

王紹齋 章君穀 著

平裝新臺幣二八〇〇元
精裝新臺幣二八〇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穀兩先生合著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女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逐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初任上海市府秘書，代理上海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市府秘書解決風潮，週旋暴日嶄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身入虎穴先聲奪人，當衆宣佈廢止協定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上海撤守猶有佈置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整飭官方清除權貴，一舉擢升財政部長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推行耕者有田政策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四年任內政績斐然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奉行命令拒絕查帳，蔣公致詞語多沉痛，雲散霧收雨過天青，四壁圖書高與屋齊，院長官邸小得可憐，公餘之暇手不釋卷，生前辛勞死後哀榮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，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八十元，精裝二百八十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